

## 〈兩母〉

要獨自走進那座山，最難的不是體力，而是相信母親在山中的某個角落。

客廳那座魚缸的打氣機像從沒停下來的某種腳步。我正在房內準備行李：手電筒、毛巾、行動充電器等物品散落一地。撿拾這些東西時，容易錯覺自己其實捏起的是一片片拼圖。

耳邊，電視機恰好播放一則新聞：八旬老婦遭集團詐財……

母親比較年輕。腦袋也好，沒人能夠騙得了她。從小，她最愛告誡的都是：請你誠實、腳踏實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只是這些信條並沒有成功影響我的父親。他朝這些箴言的反面積極地出發，做一個釜底抽薪的夢，醒來後只留給他一筆咋舌欠款，將他火速燒回了家。

「看到了沒？這就是報應。」她說。

那年我高中畢業，考進一間分數不用很高的私立大學。那天下午剛辦好就學貸款，就錯愕地發現自己債務還沒開始償還，就已被加成追討。父親卑微地道歉，坦承戶頭餘額是碎掉的玻璃，拚不出一個能看的數字。滿桌子報紙，攤開的都是求職那一頁版面。從此之後，他攬下了所有家事，退化成一幀駝背的影子。家裡的話都是他在說，無論是笑話或是廢話。

也不至於此後家庭不幸，或者毫無快樂。只是房裡所有的光，從此進駐了一層灰灰的色彩。關係間那道口子從未真正結痂，遑論癒合的可能。

印象中，那時打氣機就已經馬不停蹄地，再再提醒我與母親跑起來。

「你爸弄來的魚缸很吵耶。」母親一面撒飼料，一面說。

她走後，沒人碎唸那座魚缸，上次聽見母親叨叨絮絮父親的不負責任，到底是什麼時候呢？每次想到這裡，我都會心跳得很快，充滿恐慌，畏懼自己也忘了任何一點點細節。記憶是水，時間是墨，往一盆清水開始滴墨汁，墨汁就會成為迅猛的牙尖，把水瞬間吃成整個深色的模樣。

※

母親消失前一個月，我看著冷冷的辦公室。廢棄場撿來的檔板銅製辦公桌組，上面一台電腦與一隻手機。手機震動著。Line、微信、探探與各種不知凡幾的交友軟體，訊息同時雪片般飛來。

想起初入行的時候他常跟我說，做人不能貪，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困

惑地說，我們不是才是最貪的那個嗎？我們去騙，跟別人去騙，哪裡不一樣？老闆說，今天你不騙那人，這筆錢也會被別的同行騙走。那你想自己賺，還是想給別人賺？

我認為最早的錯誤，都是從這裡開始。

我打電話給老闆，跟他說，今天起我不幹了。

※

我轉乘顛簸的公車，逕自出發前往山腳。這時間點見到許多博愛座。那些博愛座都是空的，公車裡人不多，老人們並不太去坐，有一種禮貌的尷尬，更多是對於自己年紀與體力的隱藏性驕傲，無法令我不去想起馬太太。

馬太太有與母親相悖的本質：她脾氣不好、神經質、眼睛裡充滿著銳利的鋒光。不曉得她以前經歷過怎樣的事，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馬太太原始性格。

她第一次替我開門時，甫踏入玄關，我就見到她客廳裡有許多張便利貼黏在牆上，上頭寫著幾串電話與名字，還有每日必須做的事項。桌上充滿雜物，不知有沒有飯卻正在插電的大同電鍋、亂飛的全開報紙、已經過度氧化的半顆蘋果，唯一有在正常使用的，就是周次藥物收納格。

「這是妳自己寫的嗎？」我問。

「那不是廢話，我還期望你來替我寫？」馬太太果然沒有好臉色。她眼袋很深，內裡豢養著無盡的焦慮。

我走進公寓，坐在她的竹沙發上面。她行入廚房，腳步很碎，嘴巴一路叨叨絮絮，她與母親最大的不同是，她言詞裡的尖酸刻薄並不能用語氣裡的敵意直接解讀，畢竟這股敵意中裡面有一種尋求，尋求失落的感情，期待某個與愛相關的回應。有如球場上的盲投。

若非馬太太個性如此，我也沒有機會進到她家裡。

我聽見她開火，燒水，熱東西的聲音。竹沙發的右手邊有一支無線電話，後面的牆壁貼著一張黃色便條紙，寫著「兒子／許國基」，下面一串號碼。我斜眼看她毫無疑惑地背對我，我便扭頭伸手，瞬間扯掉便條紙，從桌上那一疊中，撕張新的，也寫兒子許國基，然後把電話改成我的工作 A B 機，貼回原位。

「養你這個王八蛋，電話打了也不接。」

馬太太做到一個階段，拿著鍋鏟出來指著我，眼睛有點紅潤，我分不清那是感動還是憤怒。

「不是啊媽，妳電話根本寫錯了。」我指著我剛剛改過的電話。

「呸，就知道成天往外跑。」

「我這不回家了嘛。」

她皺了一下眉頭：「我怎麼會老記不得你的號碼呢？我明明每天睡前還有起床，都會背一次啊。」

我忽然有點緊張：「人忘東忘西是很正常的事，何況妳年紀都這麼大了。」

馬太太聞言，反手把鍋鏟摔在地上，鍋鏟反彈起來，激起巨大的回音：「你說誰忘東忘西？你是不是想說我得什麼失智症？好啊。我跟你說，我不怕，我看是你先不要我，還是我先不要你。你信不信？我最不怕的就是死。我最不怕的是死！」

我看著那鍋鏟飛過我的眼前，其實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熊熊怒火。

電話裡，馬太太的么喝喧嘩，早就是我們之間的日常對話，也是我工作中必須忍耐的部分。

我看著兩眼圓睜的馬太太，「媽，如果妳不怕死，那妳怕什麼？」

馬太太沒講話，還在喘氣。喘氣中，我意識到她並沒有打算回應我。我撿起飛到我腳邊的鍋鏟，邊聽她喃喃著：「不肖子。這輩子白養你。你這個不肖子。」

馬太太拉緊身上的粉色大毛衣，明明中午太陽很強，她卻表現出很寒冷的樣子。她嘴唇發抖，好像很害怕，拿走我還她的鍋鏟，返回廚房清洗，並繼續料理。我有些失落，因為我很想知道她的答案。

大約過了半小時，馬太太轉出廚房，扯著一張新的垃圾袋，把桌上所有髒亂不堪的東西都給整理掉。動作很俐落，三兩分鐘，桌子就全是乾淨的稜角，讓我一時錯亂，心想難不成她是在裝瘋賣傻。

她進進出出，又是三兩分鐘，一桌菜便在我面前迷離發散著熱氣。

「這些都你愛吃的啊。」馬太太說：「你電話裡不是說很想念嗎？快吃啊。」

「謝謝媽，」我拿起筷子，說：「外面都找不到這種味道。」

我看著整桌不屬於我的飯菜，知道這些食材在我要來的前一天她就已經在冰箱準備好。馬太太就坐在我的對面，怒色已經褪去，隨之而來的是充滿期待的目光。那目光我曾在母親身上見過。

到底那個叫許國基的男人到底去了哪裡，我並不曉得。他為什麼拋棄了自己的母親，我也不曉得。一齣錯位的母子戲，荒謬得令我想笑。既然已經無法回頭，也只能在裡面找到一些可能的意義。

我問馬太太：「媽，妳有多久沒出門了啊？上次出去玩是什麼時候？」

她在思考，然後愣住，總是濕潤泛紅的眼睛朝天花板吊著，嘴唇微張，整個人就卡在那，好像在回溯過往的時候，發現自己被光陰背叛與丟棄，頓悟的當下，身體就凝固成一塊透明的晶石。

我與這塊晶石對坐，心裡在想另外一件事，上次與母親和父親的旅遊應該是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真的好久好久了。我們正是去爬山，那時一切都好，父親準備接工廠的主管，手下即將有一堆業務供他差遣。母親還對未來很有憧憬，有對家的藍圖，正準備要一一實現。

我們登的是一座並不好走的山，山道迂迴，陡坡很陡，所以爬得很慢，經常被許多人超越，偶爾還會招來白眼，我只是顧著喘，父親經常要喊停休息。母親

則總是很有興致地左顧右盼，比起登山，更有種返鄉的雀躍。

當我們花了一整天，終於爬到山頂的時候，母親看著山下的城市燈光燦爛，說了一句，好美喔，真想再去更遠的地方。

想到這裡我突然驚覺，自己其實也被時光緩慢地背棄了。

因為我的家庭也已經回不去那樣的美好之中。鉅款不是一串數字，它伴隨著日與夜的暴力，並一再用紅色的油漆桶告示我們並沒有自己的生活。

那天中午，我和馬太太兩個人各成為一塊石頭，彼此對坐，聽著樓下那條巷口川流不息的引擎聲，直到飯菜冰冷。

公車停煞的瞬間，晃得我終於清醒過來。車內早就安靜到只剩下風聲，沒有任何乘客。司機大喊：「先生，終點站到了喔。」

我點頭稱謝，下車後看著司機把車門關起來，緩緩開走。我雙手插著口袋，天氣很冷，車尾的排氣孔噴出長長白煙。

我看著電子錶，早晨七點半。開始有結伴而行的青年人以及年長者往登山入口慢慢前行。

※

為什麼認為母親在眼前的這座山，是因為我對她當年的表情揮之不去。以及，當我和父親偶爾處在低潮時，她會猛然提到關於旅行的事。未竟的夢後來便以這樣的形式，鐫刻在她心裡面。

我認為母親狀態是特別的：她並不是失去行為能力。在這樣的情形底下，她猶然會提到遠方的夢，根源必然和那年的出遊有關。

我邊想邊走，見一位穿著厚重藍色外套的老人走得蹣跚，臉色偏紅微喘，我看不過去，走近問他：「爺爺，要不要扶你。」

他不好意思地笑，沒有回應，很靦腆。我攙著他，腳步放得極緩，問他是不是一個人上山。

老人家說，不是，他讓兒子先走，自己反倒在後面跟不上。

我說，我也在找人，不如就陪你走一段。

他問我在找什麼人。我說我的母親。他疑惑地問，還有年輕人會走得比自己父母慢的嗎？

我說，我就是。

他說，難為你有心，會陪母親來爬山。他最大的遺憾，就是在妻子過世之前沒能再完成她一個願望。

我好奇地問老人家，他的妻子有什麼願望？

老人家苦笑著說，哦，那個願望，連他妻子自己都已經忘記了，她已經什麼

都想不起來。

我向他訴說，以前我也碰過類似的人，其中一位是獨居的老太太。

老人家問我，什麼意思，難道你在機構上班？

我說不是的，我到她家照顧她。

老人家說，原來是社工，真有善心，這樣的年輕人太稀有了。

我說，我不懂得怎麼討她歡心，她經常生氣，暴躁，想不起別人的臉。希望別人關心她，又總是把別人推開。為什麼她會這樣呢？

老人家拍拍我的臂膀說，因為她怕受傷。

我沉默許久。問老人家，不曉得您太太是個什麼樣的人。

老人家想了想，說，講來也是奇怪，其實我是被她騙的，當年她頂著別人的身分跟我相親，我跟她差點沒戲。啊，為什麼她會做出這種事？為什麼頂著別人的身分騙人？

我拍拍老人家的肩，認真地說，起碼您要相信，她對你是真心的。

我們走到了一個岔路，路口站著一個三十幾歲的光頭男子，看我扶著老人家，急急忙忙跑過來，說，爸你怎麼了，還好嗎？

老人家說，好得很啊，多虧這個年輕人陪我走上來。

我將他的父親還給他，說，我其實什麼也沒做。

他們繼續朝山上爬去，光頭男子跟我說謝謝，謝謝我照顧他的父親。

照顧這個詞讓我不禁停下了腳步，和他們拉開距離。我想休息。

※

我與父親發現母親已經有了初期症狀時，完全無法推估這一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每次仔細思考，彷彿都還可以推算到更早。這種懊悔可以一直往上淺淺的遞增。在爬梳整個過往的時候我才警覺，就算是我自己，記憶也不可靠，且充滿了極限，像有一堵牆，緊縮著裡頭的容量。

溯及往昔，我還能找到對話。發訊息給馬太太第一天，母親也撥了好幾通電話，問我好幾次，到底幾點要回家。而我出門前早已跟她說過。

一切警訊，應是從這裡為始。

「妳真的不記得自己問了這麼多次嗎？」

母親瞪著我，「我今天根本沒問過你。讓開，我要去煮飯了。」

她開始建立自己的失蹤史。第一次，父親帶著她去買菜市場買菜，他握住整把的青蔥，結帳，轉頭，她就已潛入攢動的人頭中。那次父親找了兩個小時，最後在菜市場的尾端找到了她，母親站在一個賣菜的攤車面前，對父親說：「你買錯了。」第二次，他載她到百貨公司，逛了許久，突有尿意，逼不得已上個廁所，

她又不見了。到櫃檯廣播，也等不到人前來認領自己的身分。他每層都找，最後在影廳的某個角落，看到母親站在玻璃帷幕前看著底下的車水馬龍，非常入迷。

他問，「妳為什麼走來這裡？」

她說，「我不知道。你說呢？」

「妳故意的嗎？啊？」父親質問她，比起憤怒更接近無助。

母親看著父親，說：「你在講什麼？我們怎麼在這裡？」

緊接著還有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的時間都越來越長，逼迫我們不得不正視她的病。父親迷失在急躁之中，被內疚、痛苦以及責任遮蔽了視線。

而我開始備感壓力。

萬一債還完了，母親卻沒辦法親自看見那樣的日子，那豈不是她只能記住壞的部分嗎？那她豈不是要一直住在某種地獄裡面嗎？對再後來的她來說，一切都會成為永遠的來不及。她想做的事再也沒辦法做，也可能會忘記對她來說最重要的那個願望。

就像馬太太一樣。

相對於母親的不定期出走，她則非常固守在自己的堡壘，她的家。

她老是對著我陳述許國基以前的荒唐事。勒戒所、付保金、替人走私，對著我眼淚潰堤，說我終於回頭，她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我心裡總是沉甸甸的，隨即想起母親，她的未來總會走到像馬太太這樣的階段：輪迴於一段過往，並馬上接續破碎的此時此刻。

她每轉一次帳，我就會到她家陪她吃一次飯。通常是午餐。

然而，屢次我想轉身就走時，身體就會自動緩慢並且僵硬下來，接著一路和她聊到超過晚飯的時間——與其說聊，不如說傾聽。或者陪伴。

我看馬太太身體越來越虛弱，偶爾坐著坐著整個人就軟放在竹沙發上，我和她提議說，不要再煮飯了。多麻煩。交涉了好多次，她才終於願意讓我買點東西過去一起吃。我會買舊居附近的一間熱炒店，想起以前母親只要懶得料理，就會讓我去買三碗炒飯或炒麵，一個湯，兩道菜。現在我也照著這個模式買給了馬太太。

「國基，這些錢你到底要拿去哪？」

我說：「不是和媽說過了嗎？做生意、還錢。」我想了想，又說：「有多的錢，就拿去照顧別人。」

馬太太笑說：「這麼有愛心？轉性了你。」

日復一日。我知道這種生活過不了太久，經常混淆，慢慢不知道這一切原本切入的正確角度，進而導致整件事充滿認知偏誤以及奇怪的斜影。

唯一令我還能感到安心的事情是：越和馬太太繼續相處，我能還出去的錢就越多，而寄盼的日子也會逐步靠近……我所等待、我所忍耐，都是為了最後解脫的那一日。

當她的錢越來越少，我們的關係卻詭異地越來越緊密：我關心她在我沒有來的時候是否有穿好吃飽，並替她整理亂糟糟的客廳與總是沒人清掃的地板。然後教她使用手機，整理LINE裡面多餘的廢物信息。她的進步在於會秒回、買長輩貼圖洗版我。有次，馬太太同我說：「國基啊，我這輩子沒想過，還能跟你說上一句話。」

以前的許國基是個逆子。凶狠，無懼，母子破口大罵，壞話說盡，關係像暴風中的一盞蠟燭。後來就不再回來，留下戰戰兢兢的馬太太，待在越來越破敗的居所裡面；而回來後的許國基同樣是逆子。愛錢，虛偽，母子融洽和諧，蜜語說盡，關係也只是海市蜃樓。

「媽知道你回來是為了錢。可是，媽也真的要沒錢了，我真的要沒有錢了。拿著這些錢好好做生意，好不好？答應媽，好不好？多多回家，好不好？」

最後一次替她買午餐，馬太太反覆地對我這樣說。我認知到她離發瘋可能沒有多遠，我離她支票上那幾十萬也只有一個伸手的距離。

「啊，拿去，拿去。我沒錢了。」

然而我想起家裡的欠款。想起母親。她的病，以及父親戶頭裡的支離破碎。我伸手握住那張薄薄的紙，只猶豫了半秒。

我很清楚自己來的目的，矯情過頭就不像個人了。

只是，人如果跑得太快，好像就容易忘記自己的位置。

我就是這樣，妄想可以多賺點錢、多了解馬太太、多掩蓋自己的罪惡感……。這一切依序發生，然後穩定地亂了套。

捏著那張支票，收下後，再也沒去見過馬太太。

後來整整一個禮拜我都毫無食慾，那支票象徵著什麼，我心裡非常清楚，但我暫時不想面對、不想讓它這麼清晰。所有事情我都做到了，同時覺得我即將失去越來越多東西。

在夜燈清冷的街道上，我很常漫步，迷失在我認不出的巷子口。

連日的晚歸讓母親敏銳地問我，你最近在幹什麼？

我說沒有，在全家上下班，很忙，也很正常啊。

她看著我。這深深凝視中，也許早就穿透了我的謊言。

※

山中步道兩旁的野草瘋長，或垂降或在我腳邊狂野鋪張，彷彿在替我掩蓋不堪的足跡。

爬山的人始終零零落落。那對父子早就遠得看不到背影。而我重新開始徒步爬行。我走得很慢，沒有刻意，而是我的體力始終跟不上。幼年時期的我如是，

今天的我如是。我的速度從來沒有辦法比母親還快。何況照顧。我還能照顧誰？我還有資格去照顧誰呢？

爬了十幾分鐘後，手機顯示好幾通未接來電。原來是父親。他急著打給我，問我跑去哪裡。好像失蹤逃跑那個人是我自己。

我冷靜地說，我去找媽了。

他問我去哪找，搞什麼，為什麼總是都要一個人亂來？

我說，不然我要交給你？

父親聽我的語意不善，短暫的沉默之後，問我中午以前會不會回來。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再找不到，就得通報了。

我說，嗯。

他說，不管怎麼樣，在外面注意安全，記得吃飯。

我在等父親掛電話，但他一直沒有，好像還有話要說。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未來不要再勉強自己。這樣的日子沒有必要，畢竟一切都已結束。

我驚訝地問他，為什麼這樣講？

他說：「因為你媽給了我那張支票。」

那張支票讓我迷茫在各巷子口。每天我都在組織我的說詞，以便和母親說明：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將剩下的欠款還光。所有快樂、悲傷、高昂與低潮也在那時通通被藏起來。我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默。

我的老闆這時卻打趣地說：與時間競賽是有代價的，起碼這次你贏了。

我贏了？我開始厭惡他語氣的同時，感到深深疲憊。

那一晚母親沒有煮飯。我從舊居附近的熱炒店買了四菜一湯。回家後，看到客廳空蕩，她要我坐下，語氣冰冷。

我坐下後，她拿起那張，我一直藏在外套內袋裡的支票。我那天出門沒穿，她要拿去洗，反倒被她揪出。

她問我這筆錢從何而來，不要再欺騙。她不記得今天幾月幾號、也對我們規律的作息誤記，然而她敏感的覺知卻沒有退化，反而更銳利地指向我。

我沒有回應，打開我包回來的那些飯菜，然後一個一個撕開保麗龍長盒，肉絲炒飯與炒麵、辣炒空心菜、蛤蜊湯……。

我說辛苦工作賺的。

母親說，我講過，你不要再欺騙，還編得這麼爛。你根本從來就沒有到你所說的那間便利商店上過班。沒人認識你。你不在的時候，我都去找過了，你根本不在那裡。



我看著滿桌飄搖的淡淡熱氣，心想這輩子不斷被教導著誠實，而倘若此刻不說，她以後也未必記得這場問答。可是，在母親什麼都記不得以前，我都沒有跟她承認我犯下的最大錯誤，那麼以後我會怎麼看待我自己呢？母親還有辦法回應我嗎？那時的母親會是怎樣的母親？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所有欺騙都在等待這場拆穿。

我忍不住流淚，事後便怎麼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麼向母親坦白我這幾個月如何在兩個渴望兒子日夜在側的女人間，混亂地切換。

極長的寂靜，讓母親臉上誕生了濃厚的哀愁。這份哀愁開成了花，花語是我這輩子都難以言喻的某種表情。她好像想說些話，可是詞彙總是一上到喉間，就不斷被拆掉：她找不到適合的表達，於是就這麼痛苦地纏繞下去。

她啞了很久，也可能此後無意發聲。「呂明聲，你真的很該死……。」多麼乾淨的表達，沒有嘆息，也沒有任何一件物品受損，沒有人被激動地斥喝。畢竟該說的早就說完，不願說的也已瞭然於心。

我為自己親手結束了這場令人痛恨的賽跑。但並無人慶賀，一切在衝過終點線的瞬間就急凍起來：包含那些來不及結痂的舊痕，與新傷。

賽局已了，魚缸裡的打氣機卻還兀自「啵啵啵」地跑。

自那天起母親的記憶力開始驚人衰退。她如灰飛散的記憶，是最灑脫、最極端的逃離，並且越退越後面，像不願再被這個世界發現。

※

父親早就把電話掛掉，反倒我一直握著手機，有話想說卻張口無言。

如果可以趕在中午以前找到就好了。也許父親就可以不用報警，一切都可以暫時回到原本的位置。

如果她還記得我，我想跟她說什麼呢？我至今都還拿不定主意。

一對母子和我反向而行，應是從另外一入口上山，準備回程。

年約十歲的弟弟說：「大家都說上面的阿姨從昨天晚上就站在那裡，她不會餓嗎？」

聽到弟弟這麼說，我猛然上前攔下那對母子。

「不好意思，請問上面的阿姨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我從包包拿出母親的照片，用手指著。

那母親瞪大眼睛說：「你是她兒子哦？快去把她帶走啦！她一個人站在那邊多危險。」

她話沒說完，我就往上跑，邊和那對母子說謝謝。

到了山道最高處，不少人圍在母親身邊，慌張且不知所措。

因為她越過了安全線，站在非常邊緣的崖邊，再往前兩三步就會失足。一個人佇立在那，不曉得已經站了多久。她沒有駝背，直挺挺，像一棵本來就生長在這裡的樹。

我穿過人群，大喊了一聲，媽。

她轉頭，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然後就轉回去了。

我走近想確認是不是她，母親卻感知到有人靠近，馬上移動腳步，略為閃躲，頗具警覺心。

我無奈之下，說，抱歉，我沒有惡意，請問我坐在這裡可以嗎？妳不要再動了。

她看我一身狼狽，笑著說，當然可以啊。

短暫的無聲後，我問她，妳為什麼一個人站在這裡？

她迎著光說，我醒來就在這，而且我還想去更遠的地方。

我在她旁邊，眼裡忽然濕潤得只能看到沒有形狀的淺金光暈，「我陪妳去，妳不是一直想看極光嗎？今天回去我就開始看機票。我們現在錢夠了，真的，到哪都可以。」

她忍俊不住，「你媽知不知道你對陌生人開這種無聊玩笑。」

她當然知道了。她會知道，就算她忘記所有美好的事情，也還會有人繼續陪她把日子過完。沒人會逼她記住醜陋的巨大縫隙，她可以不用知道我們是誰、不用知道我是她最討厭的騙徒。我會試著讓她只需要記得，不管是以前，抑或以後，眼前這個年輕人都願意做她兒子，並盡力完善，就像把一座路徑崎嶇的山緩慢地爬完，這樣就可以了。

起身時我把彎腰得極低極低，彷彿正對著誰的母親深深懺悔。